

王歲

著

# 漸

# 生

王歲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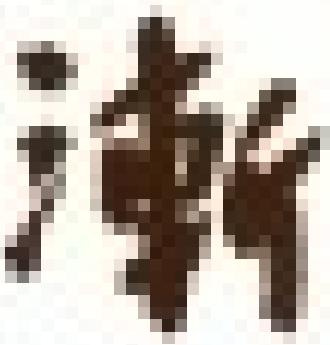


隨筆 · 小說 · 創本

CF 中國電影出版社

不要為逝去而哭泣，  
如果有眼泪，就為新生而流吧！

王國



随笔·小说·剧本

# 渐显

王 岁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渐显 / 王歲著.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8

ISBN 978-7-106-02810-7

I . 渐… II . 王… III . 电影评论—中国 IV . J9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3758 号

渐显

王歲著

---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邮编 100013

电话：64296657(总编室) 64216278(发行部)

64296742(读者服务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 31.5 插页 / 8 字数 / 574 千字

印 数 1-1000 册

---

书 号 ISBN 978-7-106-02810-7/J · 0994

定 价 3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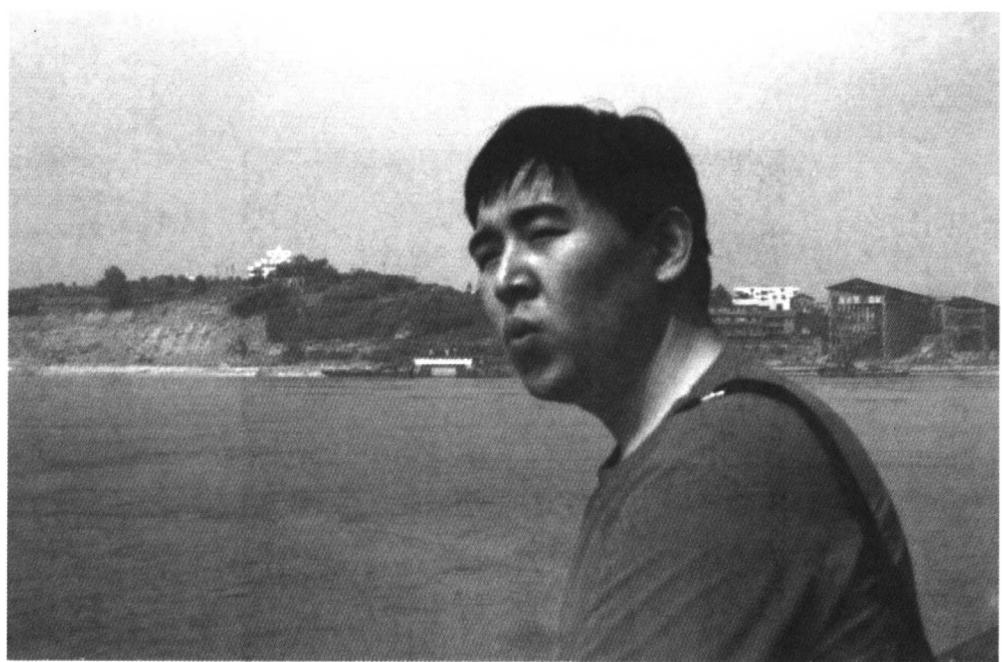
## 作者简介

王歲(1975—2005)，作家、独立影评人、媒体撰稿人、CCTV《世界电影之旅》编辑、“华语电影传媒大奖”评委。曾为文化、电影、综合类报刊杂志及网站撰稿约百万余字。与人合著《电影！电影！》，译著《梅森探案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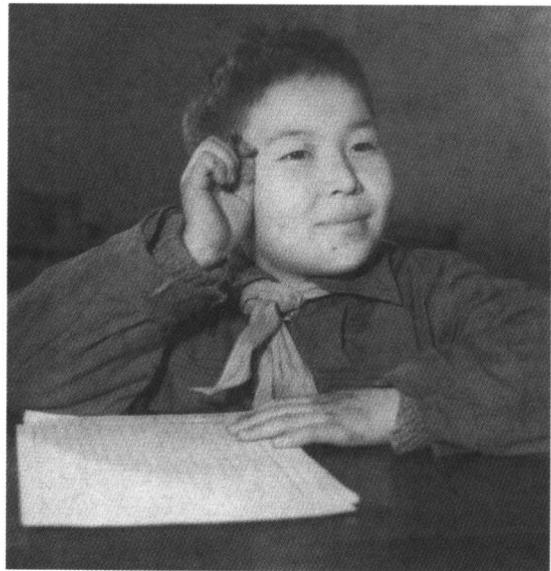
责任编辑：淡入

封面设计：渣巴

版式设计： 艾菁



王歲在三峽



童年王歲



少年王歲



大学时代的王歲



青年王歲

王歲和妻子蔣好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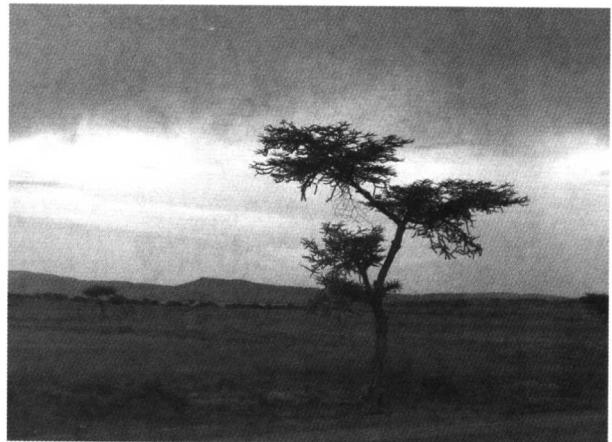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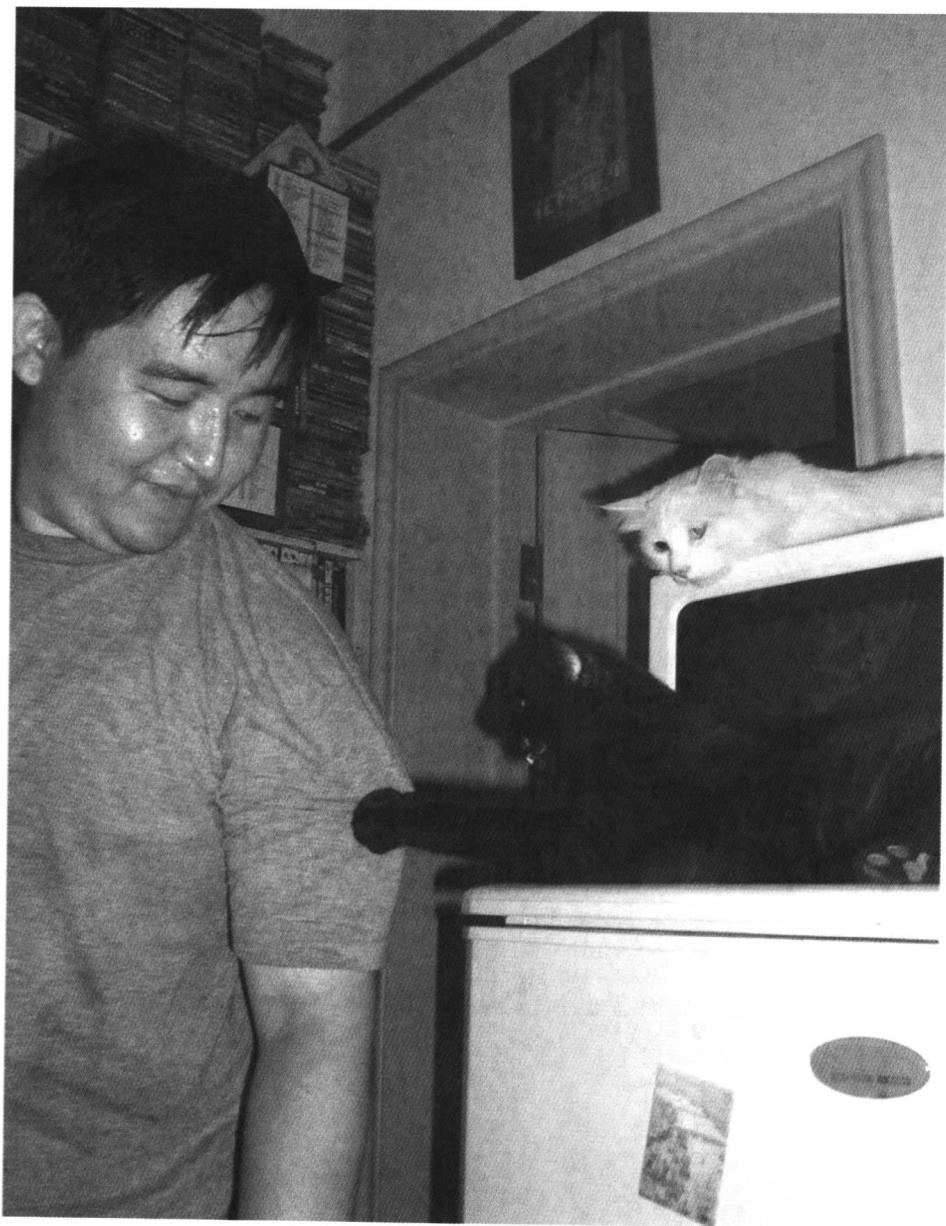
王歲绘画



媒体对王歲的报导

王歲摄影作品





王巖与猫

一部完整的电影录音剪辑。但那些声音似乎经过某些加工，听起来如同金属敲在砾石架边缘上清脆而余音袅袅经久不散。旧的雷声总不消失，新的雷声又不断加进来，二者叠加错杂似置闹市，立寂几百个风铃同时摇动。一片金属的声音扑天盖地而来，纷繁悦耳，雅明清丽……

当我再度清醒时，发现自己躺在营地中央的旷地上。热带雨林地区的天空极蓝，但初被浓雾之下，蓝与不蓝也说不大分明，更何况是在夜间。但树梢连中竟也能窥见一星半点的月光，或破或碎，星星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到的了，连那月光也与平时不同，惨如惨白地仙人贫血病人的脸。我心中忽然一闪念，想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当我要抬起手来的时候，发现手表不翼而飞了。一只不知什么的鸟惊惶叫着掠过，我看见一团黑影从擦过眼前投入黑夜，最后隐没在树丛间，有风随之而来，驱散了一些烟雾，我感到锁链从心中，速速的，低头看，衬衣背上面上的两粒纽扣竟也不知何时被解开了。

这以后我似乎思考了一些什么，直到我发现我的影子在身前。这绝不是月影，因为月亮正和这个影子在我的同一方向，而且被树木分割得如此残破的月光也绝不可能反射出这么清晰的墨影，月影更不可能像这个影子那样一抖一抖。我回过头寻找光源，看见沙沙坐在我的身前的一丛篝火。

那堆火上架着一些交叉成奇怪图案的枯枝，像是要烘烤一些东西，但火堆周围却没有任何猎获物，只在两边左右各插了一根长长的，一头削尖的木杆，尖端直刺夜空，森森杆菌横标。我走过去，好象问了多少个问题，他未答，只抬起头用黑白不甚分明的眼睛打量我一下，又低垂去看那堆火。

我象他一样裹服在他身边坐下，愣愣地看着一吐一吸如摆取猎物的火舌。

王歲手稿

天离会稽山并天一章

序

# 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

(代自序)

十年前我的姥爷去世了，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失去一位直系亲属。由于从小和姥姥姥爷一起长大，因此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超越了一般的隔代血亲。火化的前一天，我和父亲母亲去告别遗体，那条路很难走，要倒两次车，路过一个很大的建筑工地，还要经过一条铁路。那时候我穿了一双硬底的塑料凉鞋，建筑工地上石子一直在硌我的脚，很疼。经过铁路的时候，有很大的风沿着铁轨吹过来，光滑的铁轨踩在上面像一条鱼的脊骨。姥爷身上盖着一条白色的被单，两颊深深地陷下去，除此之外他的样子与熟睡无异。鞠躬的时候，我想我真的是应该哭，应该悲痛欲绝才对——当时既有悲痛欲绝的理由也有悲痛欲绝的氛围。然而结果是一滴泪也没有落下来，虽然心已经有一种枯萎的感觉。我只是默默地鞠完了最后一个躬，然后退下。

六年前，奶奶在北京病得很重，正好那年夏天我随校队到北京参加一项比赛，校队的纪律很严，绝不许随便离开住地。幸好我们在初赛中就被淘汰，因此一切的纪律都烟消云散。预赛结束的当天晚上我去了奶奶家，我们住的地方在紫竹桥，要到公主坟去转地铁。那时候西三环还是一片新开发的景象，到处都是空空的楼房和尘土飞扬的工地，南北向的公交车许多都只开到晚上八点九点。总之我大概用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目的地。敲开奶奶家的门，意外地看见屋子里居然坐满了人。然后母亲说：“你来得正好，来和奶奶见一面吧。”她领着我走进里屋，我就看见一幅很大很大的照片，奶奶的面容周围镶着黑框。

那天晚上我还要连夜赶回住地，地铁到了公主坟，我没有心情也没有愿望去寻找任何一辆公共汽车。所以我就一直走下去，从公主坟走回紫竹桥。公主坟的立交桥有一点复杂，在夜色里我大概绕了许多冤枉路。然后我就看着北极星向前走。夏天的夜里没有

风，空气中湿度极大，汗水一阵一阵地往外渗，和尘土混在一起，白衫衣很快变成了灰鼠皮的颜色。那是一个悲哀的夏天。

去年深秋，我坐了三十四个小时的硬座到成都去，预定来接站的网友迟迟没有出现。我给她打电话，她在线路的另一端说：“我父亲今天早晨去世了。”

我说：“你别管我了，忙你的去吧，我很好，我有办法。”

放下电话我才想起应该加一句安慰的话，然而想了半天，我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这种时候所有熟悉的应时语言都来自于各种艺术作品，我意识到自己进入了一个陌生的情境，一个心与口之间的通路被阻断的世界。这个世界顽强而矜持地拒绝一切语言，或者说它通行的是另外一种语言，这种语言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部电影可以传送。

因此一个多星期之后我不再使用电话了，那一天我从雪山下来折返成都，直接拿着一束花去了那个网友家。我不太懂花，是另一个网友帮忙挑的。其中有两支硕大的百合，从它们的花瓣中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做怒放。我们两个走到她的楼下，打手机告诉她我要回北京了，现在正在火车站。然后我们上楼，一边走一边在手机里和她说着一些再见的话。当十秒钟后我们走进她家的客厅，把花束伸到她眼前的时候，她眼睛里的惊喜把悲哀击碎了。

那两支百合在花瓶里灿烂地开放着，普普通通的洁白。然而如果是安徒生，他会看见有戴着蓝色无檐帽的小人，在花心里一边流泪一边笑着跳舞。

《圣经·新约全书》上有一句话：你们不是都要死，而是——都要改变。

有一天你和我都会改变

岁月里会遗忘掉许多悲欢

也许不经意时偶然唤醒记忆

会想起曾有段日子彩霞满天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行走，在喜悦中行走也在忧伤中行走。生之灿烂和死之哀荣，缠绕在一起就是这个世界的旋律所在。然而记忆最深刻的却似乎永远是一些眼泪的集合，一些哭泣的场面。这个世界上的哭泣太多了，我们在自己的哭声中呱呱坠地，然后又在别人的哭声中撒手人寰。

我们的一生都在死亡中徘徊，我们的年龄使我们已经接近一个与亲爱的人永远离别的时期。我们已经习惯于他们的存在，像习惯自己的一部分肢体一样，所以永诀时的痛苦也会撕心裂肺。在痛苦中我们一天天成熟起来。

有一天，太阳下面的所有人都会离开，和亲爱的人离开，和熟悉的生活离开，和自

己的记忆离开。同样的，有一天，我们都会在一个地方相聚。离开与相聚之间的时间间隔，在那个世界里或许只是一瞬。悲哀是一种植物，一种在此世播种在彼世收获的作物。而就在两个季节之间，我们就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行走、并且感动。

血液停止的地方，思念开始了；  
脉搏停止的地方，灵魂开始了；  
生命停止的地方，希望开始了。

# 序王歲文集

王小山

王歲離開的時候，我們陪在他身邊，家人、亲戚、朋友、同事，還有200多名網友。八寶山的工作者以為他是一個大明星。因為很難想像，一個普通人的去世，會有這麼多人為他送行。

一年多以後，王歲的文集在他妻子蔣好書的堅持下終於面世，這可不可以看成是王歲的新生呢？尊好書之意，我來為這本書寫一篇序，但電腦數次打開又關閉，手放到鍵盤上又挪開。回憶讓人痛苦，惟余一声叹息。

說些什麼呢？——那是2005年的9月24日，忽然接到網友張角電話，說王歲情況很緊急，需要做一些事情幫助他的家人，比如在天壇醫院附近找個房子，以便照顧他的人能輪流休息一下等。正在緊急尋找房子的時候，張角電話又來了，說人可能不行了，直接去醫院吧。

在那兩天之前，王歲下了夜班，騎自行車回家的路上，與人相撞，被送進醫院。

我和王歲相識，是在網絡上，那是哪一年呢，1998，也可能是1999吧，網上無日月。我喜歡在新浪的體育沙龍里折騰，而王歲則大部分時間出沒在影視天地，我們的交集不多。後來，體育沙龍的一些網友分流到泡網俱樂部([www.paowang.com](http://www.paowang.com))，影視天地的一些網友分流到了大雜院([inside.edimsum.net](http://inside.edimsum.net))，而王歲則兼顧兩邊，這個時候，我對王歲的了解才逐漸深刻起來。

王歲去世後，網友們寫了很多悼念文字，互相印證後才發現很多人都跟王歲成了現實中的朋友。比如有網友回憶，自己曾經無助地想解決電腦問題，而第一個響應的就是王歲，王歲騎着他的大二八男式自行車，繞了半個北京城搞好網友那台倒霉的電腦。更